

樟江河与月亮山

叶 辛

江南地方,有一句俗谚,称之“十条江向东流”。为此,还有人专门拍了一部电影,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讲的不是水,而是人的命运。

荔波这里,自古以来有句话,谓之“千条江水朝南流”。为啥,只因有一座横跨两省三地州五县的圣山,月亮山。

月亮山不高,1468米,不足1500米。称呼它是圣山,不是我随意写下的,月亮山周边的五个县:荔波、三都、榕江、从江、环江县,我都去过。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个县的布依族、水族、苗族、侗族、壮族、毛南族老乡,都以崇敬的语气对我说过。这是他们的神山。

说月亮山是一座神圣的山,是因为它绵延几百里的山脉,草木蓊郁、浓翠的林荫密布;是因为它一年四季流淌着淙淙潺潺的溪河和伏流,这些活泼泼的灵泉秀水,无时无刻都涵养着覆盖着山山岭岭的林木。细细的小股小股的水流,逐渐地汇聚起小溪、几十条百多条小溪流,汇成明丽的江河。

千条江水朝南流,就是指的这一独特神奇的现象。

我要写到的樟江河,被称为荔波母亲河的这一条樟江,就是发源于月亮山南麓,遂而曲曲弯弯地流出来,由此而南,顺着月亮山脉北高南低的地势,流经全县,贯穿自北向南的荔波县城,在劳村那里流出荔波,汇入广西的龙江,最终并入中国南方最大的水系珠江。珠江的首发源泉是在云南曲靖的马雄山,我写过散文《翠峰一滴话珠江》,讲得清清楚楚。荔波的

少数民族乡亲把他们的樟江,同样称为珠江源头之一,其自信来源于樟江水量的丰沛,流域面积的宽广(足有3700多平方公里),水质的清澈明亮。这么大一股水汇入珠江,同样滋养着珠江中下游流域的千万肥田沃土。

这也是我要专为月亮山和樟江河写下这篇小文的原因。

在古代,樟江两岸长满了粗壮茂盛的樟树,站在高坡上远眺,喟喟,长满樟树的江河尤如一条九曲绿廊,故名樟江。

樟江亦被居住在县城里的文人墨客们称为莪江,只因县城边上有一座莪山。

莪江也好,樟江也好,已经被今天的荔波人充分地意识到它的重要和宝贵、俊俏和美不胜收。

不是么,千千万万来到荔波的祖国各地客人,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,忘情地徜徉的仙境大小七孔景区,就是樟江河的两条支流。响水河畔千姿百态、令人留恋忘返的多彩瀑布群落,都是因有了樟江澄净水原的丰盈,知道了这一缘由,你还会嫌月亮山不足1500米的高度么?

早在清朝时期,在月亮山麓定居下来的各族老乡,那个时候称之为洛越民族的,已经把月亮山称为神山了。在他们心目中,这神山有至高无上的尊严,他们朝拜月亮山,他们祭祀月亮山,他们说:“吃了月亮山上采的花,阎王伸出爪爪来也抓不去。”说的是月亮山草药的神奇。

布依郎中、苗医、水族侗族壮族毛南族乡间的医生们,都到月亮山上来采集草药,说是对症下了药,药到病除。

除了无草不是药,月亮山上的珍稀树种,七彩野花,无不是宝。圣山上有有一亿八千万年的杪楞树群,有叫不出名儿来的艳丽野花。故而早在古代,各民族百姓年年都要到圣山上来拜祭神农。自然,每一个人数或多或少的民族,都把敬畏圣山,敬畏山上的一草一木和生物、动物,连同寨规家训一起,一代一代相传,延续到今天。

敬畏和珍惜圣山上的草木,是和热爱家乡、热爱村寨及山山岭岭的土地山水一样,成为传统世代相传。

樟江河永不枯竭的水源就是这么来的。樟江的源头在荔波的月亮山南麓,樟江的江尾则是在柳州的柳江。千多年前请贬到柳州任刺史 of 柳宗元登高望远,看清了这一地势,感慨万千里地写道:岭树重遮千里目,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
今天荔波的文人受此启发,感念母亲河樟江千百年的滋润养育,写下了“九曲樟江万古流”的诗句,不仅是追怀樟江历史上的功绩,更是叮嘱今天的人们,要让樟江仍保持着它的生态和清丽碧澄,永远永远流淌下去,惠及子孙后代。

荔波人是这么写的,也是这样实施的。今天的月亮山郁郁葱葱的植被,今天的樟江河已经被当代生活在这里的布依、水、苗、瑶各世居民族,开发成了举世瞩目的5A级景区,并由让海内外游人惊叹的大小七孔景区、水春河景区和樟江风光带组成,让人们来到这儿,既有生态观光、田园休闲,又能体验民族风情和漂流探险,许许多多游客们来过之后,无不为景区内的峰丛林立、溪河纵横、人文景观齐备、山、水、林、洞、瀑、湖、急流、险滩而一惊三叹,赞不绝口。

樟江河与月亮山呈现给世人的美、奇、秀、幽、古、野、趣、雄、峻、险,是来过的人永远难忘怀的。

想念一缕炊烟

黄廷付

家端着半碗菜送去,尽管那碗里只有一块野兔肉,剩下的都是萝卜,我们几个也一样地欣喜若狂。我们也不用筷子,上手抓着就吃,可真是个香啊!

接下来的好多天,我们都不会再去趴二爷爷的窗台了,因为二爷爷虽然是一个老猎手,但我们的村子附近都是平原,没有那么多野兔,再说了,二爷爷家里也没有那么多萝卜。我们玩得累了,就望着村庄上的天空,等待那一缕炊烟升起。正当我们望着自家的炊烟,突然一阵风吹过来,顿时整个村庄的上空就乱了,刚开始只有几家的炊烟纠缠在一起,慢慢地整个村子的炊烟都参与其中,混战起来。等我看到我家的炊烟在慢慢撤出战斗时,也不等娘的高音响起,我撒丫子就往家跑去,边跑着还不忘回头大声说道:“我早就说那缕炊烟是我家的,你们还不信,我家今天晌午烧的是棉柴,烟劲儿大,嘿嘿,还是我家的炊烟厉害,把你们家的都斗败了呢。”

自从前些年我进了城后,见到的炊烟就越来越少了,就逢偶尔回到村里也几乎看不到了。因为现在村里人都用上煤气灶和电饭锅了,很少有人再烧地锅。

娘也老了,但过年的时候娘都是用地锅煮饭,娘说地锅烧出来的饭菜味道就是比煤气灶烧的饭菜好吃多了。娘说平时她一个人在老家,用煤气灶和电饭锅煮点饭凑合着吃就行了。过年人都回来了,就得像样地做点好吃的。于是,过年那些天,我又再次见到了村子里的炊烟袅袅,只是那些烟囱离得很远,而且那些炊烟都伸长了脖子,再也纠缠不到一起了。烟囱里散出来的味道还是我们小时候那熟悉的味道,而且比当年二爷爷爷的那缕炊烟更浓更香呢。

娘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,欢喜地看看这个,瞅瞅那个,眼睛都有些忙不过来了。有时候,村里以前的那些长大了的小伙伴喊我过去叙旧,到了饭点,他们不免要挽留吃饭。这时候,娘一准会打电话给我:“廷付,吃饭了,娘今天做的地锅馍呢。”

我走在村子里新修的水泥路上,远远就看到我家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,不禁有些伤感,娘是从哪一天开始不再喊我乳名了呢? 过几天我们又要回城了,那袅袅炊烟带走了我们的少年时代,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岁月,好像也带走了娘的快乐!

脑袋钉在木板上,拿小刀片顺着它的肚皮从上到下直划下去,取出脏脏,分出鳃肉,只留下一根脊骨随着脑袋在木板上摇晃,就像外科医生开刀那般精准、麻利、迅捷、漂亮。

微信名也有名不副实的。有一位网名叫“瘦肉型”的,竟是卖豆制品的50多岁的胖大妈。我问她为何起这个微信名,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是女儿替她起的。也许是女儿调侃妈妈,希望妈妈瘦一些,好看些吧。

当我购买了一斤菠菜扫码后,“菜大爷”的网名呈现在我的手机上。我不禁莞尔,便问他怎么起这个名字。他说,是他儿子帮他起的。其实这个大爷爷还不太老,在我这个真正的大爷爷面前只能算“小大爷”吧,也许在他家里他跟前儿没大没小的,说不定儿子在与他开玩笑捉弄他。

菜小弟,倒是一位白发苍苍真正的本地老大爷,看上去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翁了。我问他谁帮他起的这个网名,他瞪着眼睛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自己起的!”我又问,“为啥名字起得这么年轻?”大爷说:“人老了,就想越年轻越好!”

不去菜场,不知道菜场里的摊贩都有自己的微信名;不去买菜,不知道菜贩们的微信名字如此可爱、如此有趣。这些微信名,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们的心愿、他们的生活本色以及他们的经营特色。从这些微信名中可以看出,他们之中,有梦想的,有诙谐的,有安分守己的,也有对精彩生活充满希冀的。

我试图在搜索平台上寻找关于扭结饼的明确定义,没如愿。

扭结饼,我当然吃过,但要说清它的性状,还真有点难;即使只是描述一下其外表,总是辞不达意。好比要形容一个女人的美,光说“美若天仙”不行——谁也没见过“天仙”长得咋样,那么,干脆说像英格丽·褒曼或秦怡,不就得了?

扭结饼,又叫德国碱水面包、普雷结、啤酒结、椒盐卷饼等,在德国最为盛行,但据说发明权不归德国。

它通常为绳结形状;有着独特的对称形式;一条面团团的末端缠绕在一起,然后以特殊方式扭回自身……

可惜,上述种种描述,基本令人无感。好吧,还有一些来自各种途径的说法,大概可以帮到我们在脑子里形成一点儿概念:

一是,布莱恩·邦奇和亚历山大·赫勒曼斯在公元610年写的《科学技术史》中提到:“一位意大利僧侣发明了椒盐卷饼,以奖励学习祷告的孩子。他把这一条条折迭成象征于双臂交叉在胸口的烤面团条,称为pretiola (小奖励)。”

二是,基督教僧侣用来代表为祈祷天主圣三而交叉双臂的形状。

三是,扭结饼的三个环绳,代表三段套索,用来一次吊死三个人。

四是,就像瑞典圆形扁面包上的孔洞便于把面包挂在绳子上一样,扭结饼的孔洞也有便于挂在棍棒上的功能。

五是,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·克卜勒在《新天文学》中指出,“行星就是绕着多圈轨道行进的,而这种轨道图像刚好与四月斋的面包扭结饼不谋而合。”

……

西方人对着中国人比划扭结饼的外观,就像中国人向西方人描摹皮蛋那样费劲。

扭结饼在西方又被广泛地叫做“蝴蝶饼”,犹言它像蝴蝶形状。

像吗? 我没看出来。我相信其他人也很难认同。

说它像轮毂,那还差不多,毕竟德国是汽车王国,与扭结饼非常般配。稍稍遗憾的是,扭结饼必须有三根绳状细条及三个大孔,而汽车轱辘与它并不协同。

依我陋见,哪里用得着那么多看似正确又不准备让人整明白的废话,不就是个“方向盘”嘛——圆圆的;三根细条从中央圆点向外伸出;完全符合留有三个大孔的规制;还有……

对了,我过去开过的那辆小车,其方向盘的漆皮被做成仿木质的、明亮的金棕色,那是扭结饼的标准色。



别有洞天

也许西方确有一种扭来结去的饼或饼干,但我在国内所见的,都是面包。至少在中国,所谓“扭结饼”应当称作“扭结面包”才妥帖。

法国的西饼店里,长棍和可颂是“基本款”,一点儿不令人大惊小怪。前几年我去德国旅游,那里铺天盖地的扭结饼,倒是把我惊到了。

那天,我被满大街坐着喝咖啡嚼扭结饼的老外所吸引,便去买了两只(每只约1.5欧)。一尝,除了淡淡的麦香,扭结饼像压缩饼干那样紧致结实及表面撒的颗粒状盐花,让我这个被国内外各种花式面包训练得已经服服帖帖的人,感到肚皮立撑,半只扭结饼两人分享还嫌多,余下的只好纳入背包。但后来,它的那个干爽、天然、幽香、富有回甘及咬劲的气场,时不时地引诱我掰一块,掰一块,就像吃一只刚刚出炉的饅,欲罢不能……

有一回,我看到某电商平台在卖扭结饼,连快递费一只竟需20元。我想象不出中国人做的味道如何、非现做现卖的质量怎么保证。想起在德国的经历,受好奇心驱使,外加嘴馋,我毅然下单买了两只。隔天送到,两只纸板箱大得像两只皮鞋盒子,打开,只见每只扭结饼由防撞击的充气泡沫垫包裹,另配一袋干冰,绝对“武装到牙齿”。品尝一下,它与“德国原装”的不相上下,端的“一分价钿一分货”!

扭结饼在上海是“稀有商品”,在外埠可能更为罕见。寒舍附近“龙之梦”商厦地室有专门卖扭结饼的小铺, 12元一只,不算便宜。小铺已坚持了好多年,没见关张,可知好那一口的人,比我想象的要多。

扭结饼不是垫饥兼作零食的花式面包,它像我们日常吃的切片面包,原味为上,果腹为主,自然一吃就饱。或许因此,它的吃口如不发酵的死面,结结实实,硬邦邦的。

去年,孟侯请鸣华在新天地宝莱纳吃牛排,我有幸叨陪,捡个外快。一块牛排、一坨土豆泥、一堆薯条下肚,饱嗝出来了。大概孟侯觉得中国人不最后来点“饭”压一压,就管不住胃,便关照服务生“来两只面包”,而且“小点的”——三灭俩,相当克制了。结果,端上来的是扭结饼。我一看,坏了,那可是“吃不了兜着走”的节奏啊。结果证明我判断得非常准确。

德国的扭结饼够实在了,听说从德国传到美国的扭结饼更为硬朗。2002年,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边吃扭结饼边看电视转播球赛时不小心被它噎着,差点送命。

难道,扭结饼的三段“套索”,真的要把人“扭住”然后“结束”他的命?

華亭風

王英鵬 书

汤青 摄

不争闲气的智慧

赵自力

读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大山脚下的小村庄里,住着以打猎为生的兄弟俩。一天早上一群大雁从他们的头上飞过,兄弟俩很想射下一只大雁来充饥。哥哥说大雁煮着好吃,弟弟说用火烤才好吃。兄弟俩越争越来气,谁也没说服了谁。这时有个老人经过这里,兄弟俩就找他评理。老人觉得他俩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,就建议说:“你们把大雁剖开,煮一半,烤一半,不就两全其美了吗?”兄弟俩都很满意,谁也不再说什么。可是,他们抬头一看,大雁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。兄弟俩一定后悔莫及,这么好的机会却在争论中溜走。

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。有一次我去武汉出差,刚坐大巴就听见后面有人争论起来,回头一看是一位大爷和一个小伙子,他们高声争论吸引了不少乘客的目光。经了解,他们是一对父子,小伙子想带父亲去武汉转转,父亲说天气不好会下雨的,小伙子说看了天气预报不会下雨。于是,这对父子围绕天到底会不会下雨一直在争论,也是谁也说服不了谁,而且越争气性越大,原本充满喜悦的旅行变得索然无味。最后还是

车上一位老同志说了一句“天下不下雨是天的事,莫去争这些闲气啊”,爷俩才停止争论。

《易经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。一个绿衣者和孔子的弟子子贡争论一年有几季,绿衣者说三季,子贡说四季。纠缠中,他们请孔子裁定,谁错就磕三个头,结果孔子说一年有三季。事后,孔子告诉子贡:绿衣者是个蚱蜢,生于春季死于秋季,一生从未见过冬季,跟这种三季人争什么呢? 很多朋友听了以后,都变得很开心,以前碰到那些不讲理的人,都会生气,现在不会了,心想那是“三季人”,就不往心里去了。是的,不争那些闲气,你就对了。后来,读到《庄子》,才明白“夏虫不可语以冰”的道理。你跟夏天的虫子讲什么是冰,那就是你糊涂了。

跟见识短浅、持一己之见的人讲道理而行不通时,就千万不要浪费时间。关于这一点,晚清重臣张之洞的“三不争”讲得很透彻——“不与俗人争利,不与文士争名,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”。看来,生活中有些气真的不必去争。

不争闲气,是一种生活智慧。